

評校續古文辭類纂

三

評校續古文辭類纂卷六 序跋類三

長沙王先謙纂集

管異之先墓記略序○

同家本蘇州。自明世宗時。敬所府君遷江寧。敬所府君生朗如府君。朗如府君生二子。長曰斂橋府君。次曰敏橋公。三世卒。皆葬南門丁字橋。斂橋府君生五子。長曰成宇府君。成宇府君生輯五府君。兩世卒。皆葬牛首獻花崖。當是時。明室初亡。成宇府君隱不仕。故墓碣竭題曰清故處士成宇管公之墓。其墓近背牛首。遠面方山。高敞壯闊。今俗呼曰管家山云。輯五府君復生四子。長曰書升府君。始入學爲諸生。書升府君生二子。長曰穎圃府君。始入太學。以子官贈職文林郎。而兩世者。又別葬於牛首史家凹。穎圃府君生三子。長曰諸生鑰北公。次曰永平知縣須舟公。季曰仁壽知縣晴雲府君。晴雲府君同大父也。生同父曰西京府君。兩府君與須舟公及須舟公次子經歷紫瀾公。又別葬於安德門。故吾家墓地。自一世至二世曰丁字牆。自四世至曾祖。統曰牛首。吾祖吾父及伯祖從叔。則稱曰安德門。是皆同之本支。自敏橋公以下。分別派者。皆不與。當吾家盛時。每省墓至者數十人。而男年十六以上下至者。

語語如予
心所欲出子孫
能不動心

輒有罰。後自伯祖出仕家遭籍沒。伯叔羣從死亡漂泊。同又孤貧。時時羈旅祭墓之禮。蓋往往不備焉。嗚呼。同行天下非一地。一年矣。每逢春秋過山隴田畔。見人持楮錢一串麥飯一盂。躬謁祖宗邱墓。念我先塋誰爲祭。掃車中馬上常涕下。不可禁。悲夫。悲夫人欲得子孫如我曹者。又何益也。先墓自須舟公長子從九學海公嘗爲之記。然事隔二十年。葬者增多。而守墓之人亦了非舊矣。會學海公孫依外氏於山西。其母書來詢祖墓。同乃詳記以貽之。而並書大略以爲之序。

明世宗

名厚熜憲宗孫，在位四十五年，年號嘉靖。

牛首

山名，在今江寧縣治南三十里。

碣

表墓之石也，方碑圓曰碣。

方山

東南四十里。

在今江寧縣治。

太學前

注見文林郎七品。

永平

昌府，今屬騰越道，名舊屬雲南永

仁壽

縣名。

舊屬四川資州，今屬永寧道。

大父

也，祖經歷官名，清制於京師之宗人府通政司都察院鑾衛各行省之布政按察鹽運三司及各府俱

安德門

江寧縣治之外郭，有二門。

籍沒

籍錄家產沒入官也。

楮錢

封演魏聞見記。

有紙錢以來，始設有此官掌。

管異之孝史序

予既爲陳君寶田序形史。陳君又集錄古今孝子之事爲孝史。數十編以示予。予受

而讀曰。孔子有言。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由是推之。古人凡著一書。必其身
有是行無苟作者矣。孔子之徒。曾子最孝。是以受師之說。著孝經十八章。及東漢馬
融。依阿權勢。所至以賄聞。輒不自量。仿孝經以作忠經。嗚呼。彼不自忠。而教人以忠。
是狡。婦而勉人守義盜賊。而勸人母拾遺金也。誰信之哉。陳君之父。想廬先生。以
孝稱閭里。江南總督表其門。陳君少時。亦嘗剗股以療親疾。世德相繼。無愧古賢。
其著是書。可謂匪苟知之。亦允蹈之者矣。吾聞之。忠孝之事。發乎性情。而亦由觀感。
彼德色粹。語多出軒。毗。萌。田。婦。而。都。邑。之。士。犯。惡。逆。卒。鮮。者。前。言。往。行。有。以。動。乎。
其心也。使天下幼學。日得是編。濡染耳目。則乖戾之習。消和順之氣。作人人可以爲
忠孝。而天下平矣。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夫愛其親。而施讀如異。及一二人。錫類之。
小者也。著一書。以施天下。後世錫類之大者也。陳君之志。可嘉也。如此。嗚呼。予不孝
人也。菽水之養。不逮我父母。誦蓼莪之篇。悔焉無及。序是書也。雖未比於馬融之忠
經。其亦悚然而增愧恨也夫。

彤史(後漢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按彤管赤管筆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者用赤者亦其以赤心正人作者此書蓋以記婦女之懿行也)

古者言

之不出二句

見論語

苟作

(中說)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

曾子

名參字子輿孔子弟子孟子稱其孝親能養志孝經乃其所作

東漢馬融五句

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桓帝時爲南郡太守貪濁免官赦還復拜議郎爲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爲世所譏按忠

經十八章

馬融作

姣淫也

(左成)

棄位而姣

割也

匪苟知之

二句見揚子法言

德色諱語

漢書借父耰繩

箕帚立而諱語

同

沾染耳目

韓愈文目濡耳染不學以能

孝子不匱

二句見詩大雅既醉篇

逮也

蓼莪小詩

慮有德色母取

箕帚立而諱語

施及延及也

左隱穎考

其母施及莊公

菽水之養

禮檀弓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

逮也

蓼莪詩

言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

管異之方植之文集序

○○ 植之名樹東

古之所謂三不朽者首立德次立功又其次乃立言夫苟能立功矣言不出可也舜之時禹皋陶有言稷契輩無言周之時周召太公有言餘亂臣亦無言夫苟能立德矣功不著亦可也孔子之徒仲弓以下皆出仕有功當時顏淵閔子騫不仕者何功曾子子思皆著書有功後世顏淵冉伯牛仲弓無書者又何功由是言之性命修於身勳業皆其末迹也而況於空言乎其立言者皆有故而非得已明道以教人也記事以傳世也吟咏謳歌以陳情而見志也非是無苟作者也孔子贊易作春秋聖如

有愛與憎
者其文已
非俗文

柳下惠伯夷不必其有著述周召之詩載於國風陳於雅頌伊尹萊朱傳說之賢篇什無傳於後世故曰古之立言者皆有故而非得已是出言必當而其後必傳自周之衰士大夫舍本逐末諸子百家纵說著書其言虛僞龐雜文辭工而多失立言之旨秦漢以降士益專力爲文有爲文而猶託於立言者苟韓揚李是也有爲文而直外立言者相如鄒枚文章之士是也自文章之士出世愛玩焉而知道者深詬病之嗟夫士生於世上之不能修孔顏之德次之不能建禹皋周召之功敝精疲神作爲文字使愛者與俳優併畜而憎者至以相訾予警教其亦可謂愚矣夫同少時性喜爲文與海內文士往來而桐城方君植之爲之冠其後同更憂患疾病四十以來悟儒者當建樹功德而文士卑不足爲以語他人撫然莫應也植之獨深然之蓋植之之學出於程朱觀其辨道一論明正軌闢歧塗其識力卓有過人者宜其文之冠於吾輩也予嘗論之道非猝至而命不可妄求成聖賢之名而後爲立德則立德也難矣强吾心以從善可也擅公卿之勢而後爲立功則立功也又難矣竭吾力以爲善可也植之之文庶幾古立言者且其學日進不已他日立德立

人人可作
座右銘

功。非予所量。予特幸其所見之同也。是以舉是說以冠其文焉。

三不朽

(左襄)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舜之時三句

舜時禹以司空舉陶爲士棄爲后稷，契

爲司徒禹謨皋陶謨

周之時三句

周召太公、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也。亂本作亂，古

太公外，尙有畢

公、榮公、太顛、閔天、

孔子之徒九句

(論語)德行顏淵、閔子、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

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按)仲弓冉有皆嘗爲宰於季氏，宰我仕齊爲臨淄大夫。

子貢爲信陽宰、季路爲蒲宰、子游爲武城宰、子夏爲莒父宰、曾子作大學孝經

子孫名伋，孔子

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按)仲弓冉有皆嘗爲宰於季氏，宰我仕齊爲臨淄大夫。

孔子贊易作春秋

(史記)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又)孔子

當文以斷禮義

伊尹萊朱傳說

(皆商時良相，伊尹卽仲虺)

荀韓揚李雄

枚叔孫

皆漢人，工爲辭賦，枚乘、枚

俳優併畜

(漢書嚴助傳)東方朔、枚皋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

常以儒

詆誓必曰丞至以相訾謷

(韓愈文諺數慢

詣病

管異之讀二傳○

舊皆言左邱明學於仲尼。公羊穀梁受經于子夏。而作春秋三傳。吾謂不然。今左氏非出邱明所作。朱子嘗言之。世或未然其說。若公羊穀梁受經容出一師。而說者以師爲子夏。則非其實矣。始吾讀孟子。竊怪於左氏無所稱述。而葵邱盟辭。及其事則齊

引證詳明
論斷精確

經師附會
以神其說
理或有之

桓晉文等語。所說略與公穀同。亦疑二傳誠先孟子。及今思之。孟子謂白圭云子之道貉道也。下乃詳言貉事。是貉之說。自孟子發之前所未有。而今公羊初屢畝傳。乃曰大桀小桀。大貉小貉。穀梁傳曰。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智。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穀梁言此。本引舊說。故其上加故曰之文。而是六語者。又實出於孟子。由是言之。公羊穀梁皆嘗取孟子爲傳。而非孟子有取於二書也。夫子夏逮見魏文侯。其徒固與孟子相及。而要猶差先。今其乃有是。是何故哉。周人之說春秋也。初不及三傳。惟韓非書載楚靈弑郊敖。以爲春秋記之。其文乃出左氏。而公羊穀梁諸書無道及者。至秦博士諸生。對二世始用人臣無將之語。然猶不謂出於公羊。蓋公穀之後於左氏。其時多矣。且劉向班固。皆不載二子在周相傳之序。惟戴宏獨言之。謂二子受經于夏。此恐經師附會之辭。不足深信。吾謂公羊穀梁皆周末魏惠襄後人。故其書用孟子。而又明引尸子。尸子者。其卽商鞅之師所稱尸佼者與。

左邱明學於仲尼。四庫提要自劉向劉歆桓譚班固皆以春秋傳出左邱明左邱明受經於孔子魏晉以來儒者更無異議戴宏公羊傳敍子夏傳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地地傳敬敬傳壽至漢景時壽乃與弟子胡母子都著於竹帛山堂考索穀梁子名淑又名赤受經於子夏爲經作傳傳荀卿荀卿傳

魯人申公、申公授瑕丘江公傳子至孫爲博士，四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不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忘有不告。(又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穀梁傳，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母雍泉，母訖梁妻糴母易樹子，母以妾爲婦人與國事)

孟子謂白圭云句子詳孟子

公羊初履畝傳公羊宣年傳稅畝者穀梁傳五霸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二年傳稅畝者穀梁傳僖二年傳，桓公爲盛，葵邱之會，諸侯

以人親爲儒，官酒泉太守，士諸儒生問曰，楚靈王卽位，鄭游吉如楚，葬郊敖，且聘立君，將士卽反罪，死無赦，同君焉。

魏惠襄卒，子襄王嗣立，周慎靓王，年卒，惠襄共王，年四十，戴宏濟後，曷通博，

秦博士諸生句史記叔傳二世召孫通

顧陛下卽發兵擊之，公羊莊三十餘人前曰，人臣

今將爾辭，入惟

韓非書三句韓非子春秋記之曰，楚王子圍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而反，因

凡位三十八年於周安王十五年卒，孟子生於周烈王四年，上距魏文侯之卒，惟十五年，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旣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夫子夏三句魏文侯名斯，於在周立

五年，孔圉問病，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左昭楚公子圉入問王疾，縊入惟

而弑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葬王於鄭，謂之鄭游吉如楚，葬郊敖，且聘立君，將士卽反罪，死無赦，同君焉。

劉向班固羣書類別爲七略，固作漢書志藝文，戴宏濟後，曷通博，

商鞅之師戶佼

商鞅注見前，史記荀卿傳注。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佼恐，并

凡六萬餘言。

書

管異之讀晏子春秋○○

齊晏嬰撰，今本凡八卷，漢書藝文志以晏子列之儒家，其曰晏子春秋者，自隋書經籍志始。

讀書得間

暇柳氏說

陽湖孫督糧星衍甚好晏子春秋爲之音義。吾謂漢人所言晏子春秋不傳久矣。世所有者後人僞爲者耳。何以言之。太史公爲管晏傳贊曰其書世多有故不論。論其軼事仲之傳載仲言交鮑叔事獨詳悉此仲之軼事管子所無以是推之薦御者爲大夫脫越石父於繩切追紲泄此亦嬰之軼事而晏子春秋所無也。假令當時書有是文如今晏子太史公安得稱曰軼事哉。吾故知非其本也。唐柳宗元者知疑其書而以爲出於墨氏。墨氏之徒去晏子固不甚遠。苟所爲猶近古。其淺薄不當至是。是書自管孟荀韓下逮韓嬰劉向書皆見剽切妙竊其詆訾孔子事本出墨子非儒篇爲書者見墨子有是意。嬰之道必有與翟同者。故旣采非儒篇入晏子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是此書之附於墨氏而非墨氏之徒爲是書也。且劉向歆班彪固父子其識皆與太史公相上下。苟所見如今書多墨氏說。彼校書胡爲入之儒家。

哉。然則孰爲之。曰。其文淺薄過甚。其諸六朝後人爲之者與。自注崇文總目稱晏嬰

言採掇其尤信。

陽湖縣名舊與武進同爲江蘇常州治今併爲武進縣屬蘇常道。

孫星衍字淵如江蘇陽湖人乾隆五十

管晏傳贊三句見史記管晏列傳仲之傳二句史記管晏列傳管仲曰吾始困時嘗

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走鮑叔不以我爲

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

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

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

管子凡二十卷四撰

薦御者爲大夫二句史記管晏列傳晏子爲齊相出其御

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妻從門間而闐視

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闐視晏子薦以爲大夫又越石父請絕

晏子之意自以爲足矣

孔增其而縲贖君妾觀既子是其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

晏子之妻從門間而闐視晏子長不滿六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矣

晏子之妻從門間而闐視晏子長不滿六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矣

晏子之妻從門間而闐視晏子長不滿六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矣

晏子之妻從門間而闐視晏子長不滿六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矣

晏子之妻從門間而闐視晏子長不滿六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矣

晏子之妻從門間而闐視晏子長不滿六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矣

晏子之妻從門間而闐視晏子長不滿六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矣

晏子之妻從門間而闐視晏子長不滿六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矣

唐柳宗元者三句柳遷讀晏子春秋司馬遷讀晏子春秋

晏子春秋高之

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

自管孟荀韓下逮韓嬰劉向書

孟軻

有孟子七篇。荀況有荀子三十三篇。凡二十卷。韓非有韓非子五十五篇。凡二十卷。韓嬰劉向皆漢人。嬰嘗推詩人之意爲內外傳。數萬言。向著有洪範五行傳。列女傳。新序說苑等書。詆訾孔子齊景公欲封孔子以爾稽。晏子沮之。謂孔子盛聲樂以侈葬破民貧國。久喪道哀費日。不可使之親治而子民。景公乃止。墨子非儒篇今見晏子之詆訾孔子。并此凡五章。劉向以其不合經術。入之外篇。墨子非儒篇今見本墨子卷九。略謂孔某繁飾邪術。以營世君。盛爲聲樂。以淫愚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學不可以導衆。爲魯司寇。舍公家而奉季孫。窮於陳蔡之間。不辭妄取。以活身。白公之亂。楚田常之亂。齊皆孔某爲之謀。主云云。篇中紀晏子。春秋同。惟爾稽作尼谿。爲小異耳。班彪字叔皮。

管異之書蘇明允辨姦論後

○明允宋蘇洵

蘇明允辨姦論。詆斥荆公。宋方勺泊宅編言其本末甚備。頃見周密浩然齋雅談。謂嘗見陳振孫說此論。亦聞及二程。此本臆說無憑。而近世關宋儒者多喜道之。其亦謬矣。明允之卒。張方平爲墓碣。特載此文爲荆公而作。子瞻有謝書可考也。當明允至京。蓋在嘉祐治平之世。其時歐公旣爲介甫延譽。而潞公爲相。又請不次擢用。以激奔競之風。故論曰。蓋世之名而賢者。有不知。若明道伊川。則自神哲兩朝始出仕。其於是論無一可合焉。夫面垢不洗衣垢不澣者。介甫之實事。當其少年。嘗見戒於

子瞻有謝
張方平書
此實確證

論語中之或振語此而不因孫子與二瞻密會二瞻密程一

韓魏公矣。世豈有囚首喪面之二程也。嗚呼。道學之尊。猶天地日月也。縱使明允著論譏之於二程。亦何損。又況牽合臆決。絕不考其當時之事。彼振孫與密者。亦何心哉。

荆公王安石封

方勺泊宅編

宋人寓吳興作泊宅編凡三卷

周密字公謹

宋末濟

人南張方平字安道宋

謝書爲安石而發

當明允至京六句

治平英宗年號

歐公謂歐陽修介甫

王安石字灤公

謂文彥博初曾鞏安石所撰文示修

調知鄆縣彥博薦其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修亦疏薦安石爲諫官

嘉祐仁宗年號

奇之因爲延譽擢進士上第授淮南判官

故事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

以祖母年高辭修復言於朝安石遂於嘉祐五年被召爲羣牧判官改三官司安石否

制度支官故論曰句

辨姦論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又月暈而風礎潤而司安石否

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

若明道伊川二句

程顥之卒文彥博采衆論題其變化潤而司安石否

允祐治平間顥爲鄆縣主簿遷晉城令

神宗熙寧初以呂公著薦始被召爲太

至子生墓而雨京中嘉曰不雨

允監察御史裏行頤於英宗神宗時大臣屢薦皆不起

哲宗元祐初被命為太常博士

崇政殿說書見宋史王安石傳

韓魏公

韓琦

囚首喪面辨姦論衣臣虜之衣食犬彘

囚首喪面而談詩書

管異之書李氏三忠事蹟考證後○

明之亡。於不能用。賢及是而。已無可爲。矣。舍一死。他法也。

監軍道。先後以抗大兵死。其族祖父曰頤。祈官監察御史。謀誅孫可望。事洩。與大學士吳貞毓等十八人同日遇害於安隆。世所稱爲十八先生者也。入我朝百七十年。

語未必是。要亦有感而言。

侍郎元孫慶來兄弟撰李氏三忠事蹟考證。海內題詠者數十人。而陸君繼輅以見示。同讀之。蓋惕然而有感焉。嗚呼。殉難死義之士。伊古有之。明之季。何其盛也。蓋自元人不知治術。無政無教。忼玩愒去例。數十年。海內士崩瓦解。明英君出。設科舉。而使歸正學。其所用者孔孟之書。而所宗者程朱之說。反是而委瑣怪僻。炫博矜奇者。擯不用。天下之士。雖閒。有空虛迂滯。而廉恥禮義忠孝之道。知者多矣。自莊烈之殉。天下已非明有。而史閣部黃漳浦瞿桂林諸公。擁立三王。使明祚幾二十年而後盡。至永明王受制賊臣。卒死於緬免甸。其事尤若不足道。然諸君子者。奮干戈於瘴亮之切。癟之鄉。執羈勒的於蠻夷之域。絕臆伊力。斷頭死而不悔。此正學之效也。吾友周保緒跋是編曰。諸君徒死。不能延偏安之局。嗟夫。臨難非死節之臣。平居豈可爲寄。命之士。明之亡。坐用賢之不早耳。於諸君子。何尤哉。語曰。有天下者定所尙。又曰。其

效可覩。讀是編者，其各惕然而有感也夫。

中段爲當時排擊程朱者發語有分寸

肇高廉雷瓊羅高雷瓊崖欽廉三道及粵海道之高要四會新興高明廣寧開平鶴山德慶封川開建恩平羅定雲浮鬱南十四縣地其族大父曰頃五旬清順治三年張獻忠敗死孫可望與其黨李定國劉文秀令反正永歷帝封可望爲秦王清順治八年永歷帝盡失兩粵走廣南九年監軍道明制於統兵諸將帥必以科道御史等官望藉奉迎爲名劫遷帝於安隆挾以作威無人臣禮會李定國恢復廣西大學士可望僉知士吳貞毓等請帝作密敕遣員外郎林青陽齋詣定國軍令其統兵入衛可望僉知士允吉朱議槩員外郎蔡嶺蔣乾昌任斗墟主事胡士瑞張鑄朱東旦易士佳鍾周允吉朱議槩員外郎蔡嶺蔣乾昌任斗墟主事胡士瑞張鑄朱東旦易士佳李元開都督鄭允元司禮太監張福祿全爲國見明史吳貞毓傳李頃或卽李元開善化人非宜興人其官爲主事非監察御史也三忠事蹟考證由李氏後人纂輯或無舛誤致誤當由史臣安隆今貴州南籠縣見小陸繼輅傳

惕愒

莊烈之殉名由檢光帝

瞿桂林

瞿式耜字起田常熟人萬曆癸未進士唐王亡桂王立

史閣部

史可法字憲之祥符人

黃漳浦

周漳浦人幼平天啟崇禎五年五月清破揚州

於進士宏光時官禮部尚書南都亡立唐王可王宗子熹宗崩無子帝以信王入纘大統崇禎三年三月流賊李自成陷北京帝自縊於萬歲山

可王法官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故稱閣部

實看似尋常
短幅中有數轉折

之肇慶，以式耜爲文淵閣大學士，兼吏兵二部尙書，留守桂林。永歷五年，清兵陷桂林，式耜死之。
太祖八世孫，以清順治元年五月立，建元宏光，二年五月亡。唐王名由榔，神宗孫，以清順治二年閏六月立，建元隆武，三年九月亡。桂王名由榔，神宗孫，以清順治十三年十一月立，至永明王二旬。
永明王卽永歷帝，帝爲桂王，常瀛次子，初封永明王，以清順治元年十二月亡。
(注)上同
桂王，父爵爲桂王，賊臣謂孫可望，緬甸國，在雲南徼外，今屬英，清於順治十六年二月，永昌又陷於清，桂王遂奔緬甸。
十八年冬，清帥吳三桂以大兵臨緬甸，緬酋懼，執桂王并其眷屬送清軍，三桂縊殺之。
馬、鈞以控馬，尙同。
羈勒(禮檀弓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執執羈勒而從)
(注)羈以絡
寄命(論語：可以寄百里之命疏)
可當國攝君之政令也。
有天下者定所尙下者，審所上而已。
(漢書匡衡傳治天)

管異之跋園勇助軍約記○○

同嘗序許君叔翹文，述其助平宿州及擒滑縣逸賊楊七郎事。今觀此卷，乃益得其詳。叔翹今年六十有八，意氣談論未衰，然窮甚，歲謀衣食不給。嗟夫！天下有事，則勇略奇士，唾手而成封侯之業，顧安所得窮奇士而至於窮者？宇內承平，才無可見，故也。然則今日於叔翹爲窮於天下，事則爲福。叔翹又何憾？雖然，取其法與其人以待不時之需，抑所謂有備無患者與。

非善讀史
記者不能
道出

引史公之
言鬼神及
後世之小
說傳記便
覺此書有所
師

宿州舊屬安徽鳳陽府，今爲縣屬淮泗道
決，不時之需

蘇軾文以待

滑縣舊屬河南衛輝府，今屬河北道

唾手後漢書公孫瓊傳注瓊曰：始天下兵起，我謂唾手可得

梅伯言陰晉異函序

陰晉地名，戰國時屬魏，今陝西華陰縣

昔李吉甫敍元和郡縣志。謂敍邱墓徵鬼神。非地志之要。而太史公書獨好言鬼神。以爲雍州積高神明之隩。奧自秦文公祠白帝。夸禎符。後世至傳秦穆公上天。始皇時。華陰神且以璧遺滻浩池君。而漢武帝求神仙。方士言神祠者彌衆。及唐都關中。華陰祠爲四方冠蓋游宦出入之所瞻謁。於是自秦漢來恢奇倣詭之事。學士大夫益震服。博其說。曼衍其詞。光景動人民。而雜出於小說傳記者。不可勝數也。乾隆時。華陰李小泉先生。自溧水令罷歸。專以文史自娛。既修華陽縣志成。乃取仙佛神性之事。可喜可愕者。別爲一書。曰陰晉異函。蓋不悉載之志乘者。固本李吉甫實事求是之意。而旁採博取。必萃而不遺。亦太史公著書多好奇之意。與顧太史公以意有所鬱結。不得據。切居故著書。詞稱微妙難識。封禪書言宛若陳寶事。靈貺昭應。屑如。有聞而使人自得其誣罔之意。於言意之表。今先生書皆網羅舊聞。不自爲作。而時